

《县委大院》：生活流叙事下的基层百态

■ 钟玲

因为对《琅琊榜》里的梅长苏持有滤镜，一直很期待胡歌主演的新作《县委大院》，12月7日，这部剧在央视一套和腾讯视频视频开播。果然，拥有强大制作班底和全明星演员阵容的《县委大院》不负所望，不仅收视表现优异，还频频引发热议。据“人民新影视”数据显示，该剧在央视一套首日播出收视率达2.106%，居全时段电视剧收视率首位。观众讨论的内容从剧情的铺陈到细节的刻画，从演员的演技到角色的塑造，乃至一句简单的台词皆有覆盖。

拥有如此高的热度，只因《县委大院》里，有现实主义的底色，有朴实自然的氛围，还有众多血肉丰满的小人物。拆迁、上访、平坟、工厂污染……故事一开篇，《县委大院》就将主人公们需要面对的重重困难展现于人前：由胡歌饰演的梅晓歌赴任光明县，要面对的是前任县长留下一亿多元负债的经济难题，奶牛场数据造假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县城棚户区改造的触礁等等。

经济如何发展，百姓如何生存？从一桩桩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琐事展开，《县委大院》将光明县的官场和职场、干部与群众的共生世界绘制成了一幅生动的众生百态图。县委大院的内外，上有领导干部如何决策部署，中有基层干部如何执行落实，下有群众真正面临的生活困境。在县委大院里，是永远开不完的会议和基层干部的汇报工作；县委大院外，是基层干部在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周旋；小城处处，是群众的日常生活，他们关心的永远是切身利益。

《县委大院》聚焦的是基层治理，在故事内容的选择上，紧扣的是与群众联系更密切的民生问题，因此接地气的生活日常，就成了见微知著的法宝。剧中，大到县委人员的组织架构、领导干部的具体分工，小到他们的工作流程和会议现场的布置，以及每个工作场景里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都进行了真实的再现。例如，领导干部们的着装、排位、称呼，每次开会时的座次和讲话的顺序，甚至是领导内部发言时工作人员立刻集体收起笔和本等画面；例如，每个有着浓浓生活气息的场景，从断壁残垣的拆迁现场，再到剧中每个人的家，都足够贴近现实世界，也足够生动。

无论政治场域还是生活场景，《县委大院》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氛围感，于是，



在一个个细腻的镜头下，那些真实个体的日常生活，也随之扑面而来。

《县委大院》从多重角度呈现了基层工作者的工作状态——

基层干部的每日工作琐碎、繁杂，不是在单位不停开会，就是在一线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梅晓歌履新第一天，就到拆迁现场去熟悉情况；艾鲜枝为了解决“钉子户”，面对“撒谎”的油坊女主人，她不卑不亢地软硬兼施以理服人；乔胜利忙于拆迁工作，整日奔波于拆迁现场和“钉子户”的家中；县妇联主席也为动迁深入

女性群众中与她们一起包饺子，一边关怀她们的生活，一边让她们了解拆迁的好处；年轻干部都东风，因迁坟的事在家族和工作间进退两难，最终以辞掉工作为“利刃”与家人沟通，终达目的……

每日马不停蹄地忙碌，与上下级和群众的“对垒”，为他们平淡无奇的繁重工作和生活，增添了一份真实感和紧张感。

正是因此，《县委大院》没有采用线性叙事，虽然没有更明晰的叙事主线，却并未让整个剧情显得混乱无序，而是以多个支点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成功地展现了

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与生活图景。

而即使出场人物众多，整部剧也几乎没有一场废戏，每一个平凡又血肉丰满的角色，都有存在的意义。无论是胡歌饰演的儒雅随和的梅晓歌，吴越饰演的利落飒爽的艾鲜枝，张新成饰演的懵懂拘谨的林志为所构成的主角团，还是涉及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配角们，都以“小人物”的真，成功抹掉了人物与角色之间的隔膜感，实现了观众与他们的情感互通。尤其是，王骁演的镇干部乔胜利，任程伟饰演的村支书三宝，尤勇智饰演的“钉子户”老邱，朱雨辰饰演的开发商郑贵平……在这部剧中，哪怕出场不多的小角色，也浑身是戏，他们都做到了“脸上有内容、眼睛里有故事”。

灵动的小人物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让这个几乎没有强烈冲突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

在氛围、人物都贴近生活外，《县委大院》也让人们看到了残酷的职场和社会生存法则：刚进县政府工作的林志为，不谙职场生存之道，不是在办公室备受冷落，就是热心地帮同事做分外之事却不留神成了“背锅侠”……

或许，这也是与县委大院的基层工作生态相距甚远的人们，也能与之产生共情力的地方，就算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职场人也都有着相似的经历：一样有过初入职场的手足无措，一样有过被同事“抢功”的不平之事，一样有过热心帮忙却反遭埋怨的委屈，对于打工人，地球上的不同角落，上演的仿佛却是同一个职场。

观基层百态，品小城故事。在《县委大院》，我们见过了基层官员在领导面前的小心翼翼，见过了基层干部在群众面前做工作的艰难“游击”，也见过了每一个认真履行职责的基层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者的奋斗与拼搏。

不曾有惊天动地的大场面，不曾有惊险离奇的强情节，却有着波澜起伏的无数“小人物”的平凡人生，《县委大院》就是这样以生活流叙事，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小城中基层干部的职场故事和群众的日常生活，也以散点、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了一幅鲜活的基层群像志——敢担当、能作为，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努力地完成每一件工作，他们是一群为信仰、为生活而努力着平凡的基层工作者，也是千千万万基层工作者的缩影。

感动，源自他们的平凡，也源自他们的真实。

亮点直去



歌剧《萧红》让我们看到了萧红对于自由和爱情的义无反顾，对于故土家园厚重质朴的深情，以及她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仍顽强写作的坚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萧红有着特殊的地位。她命运坎坷，素有才女之誉。在仅31岁的短暂人生中，她以忧伤、精准和灵性的笔触，充满悲悯的人文情怀和极具个性色彩的生命体验，观照和书写她眼中的现实人生，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佳作名篇，让人们得以走进她的世界，去了解一位女性作家才情蓬勃却颠沛流离的人生。这一次，她以歌剧里的形象，趟过文字的河流，走进观众的视野。

12月10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中央歌剧院等联合出品的原创歌剧《萧红》，在中央歌剧院剧场上演。这是继2019年分别在北京清华大学堂和哈尔滨大剧院精彩上演后，历经三年打磨后的再次回归。

歌剧《萧红》，以女作家萧红的生命历程和情感经历切入，采用了倒叙、插叙等叙事结构方式，通过歌唱、合唱、二重唱、情景对话等艺术方式，塑造萧红从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进步作家的舞台形象。漂泊不定的命运，坎坷多舛的情感，饥寒病弱的生活，家国沦丧的时势，这些都无法阻止萧红的笔耕不辍。随着命运跌宕，萧红的作品逐渐由小我的境界，走向以笔为枪、为家国呐喊的崭新境界。

舞台上，饰演萧红的尤泓斐躺在倾斜的白色病床上，开始了她的吟唱……微风轻轻地吹起她身后的白色窗帘，病魔缠身的她无助地躺在病床上，回忆起自己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那音乐深沉低落，令人落寞感伤。合唱演员们“旁白式”的歌唱：“女人的天空是这样的低矮，女人的命运是这样的凄惨……”这样的“呐喊”衬托了歌剧人物悲剧的基调，也衬托了萧红不向命运低头的意念。

“我要读书，我要自由，我要用自己的意志追求自己的爱情……”

“写作为我插上飞翔的翅膀，带领我在天地间奔跑狂奔……”

一段段歌词中，萧红的世界也在不断改变——

在中国历史急剧动荡的年代，萧红从异乡到异乡，漂泊成为她的人生代名词：从萧红父亲给她定下的丈夫汪恩甲抛弃了身怀六甲的她，到与萧军在东兴顺旅馆邂逅而后两人相爱；从萧红与萧军一起在上海与鲁迅相识，到她与端木蕻良的婚礼；从萧红在香港奋笔疾书完成《呼兰河传》，到最后一幕“回来吧，后园里草绿花红”……

萧红短暂的一生，就在以时间、空间、人物的转换中，呈现在舞台。

记得，剧中萧红与萧军的一段二重唱，重复唱了几次“高歌”，唱出了人物的情感与心声。

记得，剧中在上海鲁迅家的一幕，扮演鲁迅的赵一杲的歌唱深入人心：“萧红的文字唤醒中华民族沉睡的梦魇……《生死场》给人们带来坚强挣扎的力量……”这段有史实依据的歌词，从侧面展现了萧红的文学天赋与才情、爱国之心与理想抱负。

这一幕一幕，从萧红的主观视角出发，以萧红人生的主要事件为主线，展现了她如何成长为现代文学女作家的思路历程。剧中，既出现了萧军、端木蕻良等在萧红人生中有重要关联的现实人物，也有萧红笔下小团圆媳妇、二伯等小说人物形象。在虚实之间，他们跨越时间与空间，把意蕴与意象的主题呈现关系、事件与回忆的情境互文关系、个体与家国命运的情感线索紧密地集合成了一个审美整体。

萧红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同时又是复杂丰富的，在《萧红》中，有限的篇幅却让我们看到了萧红对于自由和爱情的义无反顾，对于故土家园、亲人民厚质朴的深情，以及她在贫困、病痛、孤独、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仍顽强写作的坚守。

值得一提的是，尤泓斐也是哈尔滨人，无论是高音持续部分还是人物表情，她将角色与演员融为一体，在诠释人物中注入了她对萧红的深深喜爱与同情，把人物的情感与精神气质诠释得十分到位。

在音乐方面，《萧红》采用东北民间音乐和语言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西方歌剧音乐创作的方法和技巧，为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主要人物设置了个性特征鲜明的主题，为剧中民众写出了地域特征、类型特征鲜明的合唱。

在舞台设计的空间风格上，《萧红》以伴随作家一生的文稿纸张作为贯穿全剧的形象，通过多媒体影像和局部写实的景物，创造出了人物要生活在其中、行动在其中的重点场次的时空。

冬日原野，大雪漫漫。躺在病床上的萧红在临终前再次唱起了“不甘……”，这与开头一幕相呼应，融进了戏曲的哭腔元素后，更衬托出萧红的悲凉人生。

落幕时，萧红坐在白色的床榻上，缓缓地升向火红的云端。萧红未能回去的故乡，被她写进了文学史。历史巨变，沧海桑田，如今这来自故乡的召唤，想必她听到了吧。

随着岁月的流逝，张昊辰终会领悟到，明知道生活艰难还依然天真，像勃拉姆斯，才是真英雄。等到那一天，再听钢琴家演奏2首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一定更加精彩。



■ 吴玫

钢琴家张昊辰要联袂指挥家余隆、携手上海交响乐团演出2首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这消息一经公布，我就将开票时间牢记在了心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古典音乐会的票，竟然秒光。万分沮丧中听说上海交响乐团要线上直播这场音乐会，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若问我古典音乐作曲家中最喜欢哪一位，我会说，巴赫、贝多芬。等你与我的交情足够深了，再问我这个问题，我会低语道：勃拉姆斯。

那年，德国小提琴演奏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她的钢琴伴奏兰伯特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奏勃拉姆斯三首小提琴奏鸣曲。明知道在东方艺术中心偌大的音乐厅里演出一场室内乐音乐会，效果未必好，但我还是去了，因为拉小提琴的是安妮·索菲·穆特，因为她选择的曲目是勃拉姆斯创作的。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御用钢琴伴奏兰伯特的衬托下，那晚的安妮·索菲·穆特将勃拉姆斯三首小提琴奏鸣曲的每一个音符都送到了在场每一位乐迷的耳畔。心里，是小提琴琴气场强大吗？当然，但我更愿意把

那么上佳的演出效果归功于勃拉姆斯，尤其是第三首第二章柔板，那深情的缠绵，就算安妮·索菲·穆特站在天边演奏，我们也听得见。

有一种讲法甚嚣尘上过，说是将勃拉姆斯与巴赫、贝多芬并称为3B，有些勉强。这种说法真让人气愤，好在，音乐家们也不都赞成这一说法。张昊辰也不会赞同这种说法吧？所以，在他的新书《演奏之外》中会多次提到勃拉姆斯，“于勃拉姆斯，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他曾经伴随了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因而，他曾多次告诉媒体，勃拉姆斯是他最想表达的一位音乐家。

一位对勃拉姆斯饱含深情的钢琴家在家门口演奏2首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我却因为一时疏忽没能抢到票！无奈之下，12月9日晚音乐会开始后，我把自己锁进书房里观看直播。虽然声音效果远不如现场，也感受不到前后左右乐迷们被激动人心的现场演奏搅动起来的氣息，但也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就是通过镜头我能那么近距离地观察张昊辰演奏时的表情。

在网络流布颇广的张昊辰的两场访谈节目，无论对手给出的问题多么古典

音乐之声 依然天真，才是英雄

刁钻，他总是气定神闲地应对着，显示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不过，躲在黑框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到底还原了这个大男孩的本色，他笑眯眼的样子与他关于古典音乐的论述形成的反差萌，让他听他论述古典音乐的乐迷觉得，古典音乐并非遥不可及。

或许，不在钢琴旁的张昊辰还能记得管理好自己的表情？我看到的是，一进入到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里，年轻的钢琴家就忘乎所以了。

演出开始后的三分多钟，钢琴开始加入乐队。“庄严的”，是作曲家标注在曲谱上的演奏提示，融入乐队之初张昊辰的表情还能像接受采访时那般平静，但等到弹过第一乐章著名的非常安详的旋律后，钢琴家已经被勃拉姆斯完全俘获，尽管一抬头就能看见指挥家余隆，尽管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就排排坐在他的不远处，但张昊辰已经进入了无人之境，他将从勃拉姆斯的音符中捕捉到的悲与喜就这么明白无误地写在脸上，对需要稍加引导才能走到勃拉姆斯作品深处的乐迷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跟着张昊辰的表情就能更多懂一点勃拉姆斯！

第二乐章，柔板。但勃拉姆斯只把柔板交给了乐队来演绎，等到钢琴出场时，作曲家只让钢琴温柔了三四分钟，张昊辰的琴声就开始激越起来，再看他的表情，已经是“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他完全被勃拉姆斯淹没了，且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第三乐章的末尾。

那时，再有个三五分钟，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就要曲终，只见一直凝视着自己在琴键上飞跑的双手的张昊辰猛一抬头，他看见了个头不小的余隆，那错愕的表情仿佛突然想起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

如此忘我的张昊辰，他带给我们的勃拉姆斯，能不动人吗？这就更让人期待12月11日原班人马在同一个场地献演的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相对而言，那将更能显示张昊辰音乐天赋和演奏实力的一首曲子。

1858年，勃拉姆斯完成了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受到好评后，彼时的古典音乐圈子，大概都在等待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恐怕连勃拉姆斯都不曾料到，自己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竟然要等到1881年才问世，那一年，勃拉姆斯48岁。

1990年出生的张昊辰，刚过而立之年，演奏勃拉姆斯25岁时完成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更能获取作曲家埋伏在曲谱中的“密码”，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而要让32岁的钢琴家演绎作曲家48岁时完成的作品，张昊辰要跨越的难度，显而易见，那么，演奏这部钢琴协奏曲的时候，他将会以怎样的微表情引导乐迷与他共赴勃拉姆斯作品的高峰呢？遗憾的是，上海交响乐团不直播这场音乐会。

就在我以为要错过这场音乐会时，好消息从天而降，上海交响乐团决定加卖演出票，我得以坐进音乐厅听现场。

现场的音响效果远远好过网络直播，自不待言。无法看清张昊辰弹琴时的微表情后，我发现他的肢体语言也非常动人。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是圆号和钢琴同时拉开序幕的，等到要将舞台暂时让给乐队时，只见张昊辰身体往后一靠，非常认真地聆听着乐队的演奏，那种姿态，是敞开胸怀迎接所有美好的样子，与勃拉姆斯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严丝合缝。虽然，乐队唱着主角的第三乐章起始乐句依旧有着勃拉姆斯作品中常有的忧郁与徘徊，但第四乐章由钢琴与乐队轮流吟唱的犹如珠玉落银盘的旋律，让我们听到了48岁的勃拉姆斯经历过生命的苦涩后依然天真的倾诉。

从琴童到柯蒂斯音乐学院的学生再到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获得者，张昊辰一路走来颇为顺利，所以，勃拉姆斯的纠结他也许未必明了。因此，才听罢这场，我又在等待下一场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张昊辰终会领悟到，明知道生活艰难还依然天真，像勃拉姆斯，才是真英雄。等到那一天，再听钢琴家演奏2首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一定更加精彩。